

(上接第6版)

三牛住在清水乡党委和政府办公楼三层的307室。这是顶头的一间房，门口挂着一块小牌子：副书记室。

在走近焦三牛前，我曾经设想过几种采访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想跟他一天，看看他怎么个工作状态。后来发现在我采访他之前，已经有一些记者以跟踪他的方式写过文章了，其中有一篇是《光明日报》记者采写的，比较“原生态”，故此我摘下这篇小报道，作为我采访三牛的序幕——

2月14日，该是城市飘着花香的浪漫日子，对在乡里工作的焦三牛来说，是和平常一样忙碌的一天。

早晨8点，焦三牛请了假，在武威市凉州区（市区）接受《三晋都市报》记者采访，这家报社春节后发了几篇采访焦三牛的稿子，作为焦三牛家乡的报纸，他们很关注焦三牛。这也是目前为止，除中央媒体外，惟一一家焦三牛接受采访的省外媒体。

9点，来到清水乡党委政府综合办公楼，清水乡离市区8公里。他的办公室在三楼西侧，宿舍在三楼东侧。怕我的采访影响到同事办公，他上午的工作就挪到宿舍。宿舍很干净，3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旧沙发和茶几，他的床靠墙的一边堆满了书。记者发现，门背后还有把铁锁。“在乡里工作，干活需要。”焦三牛说。

10点15分，接到一条手机短信，焦三牛笑了：“一位师兄发来的，祝我情人节快乐，赶紧找个女朋友。今天就咱俩过了。”记者哈哈大笑：“你一个单身汉，我一个临时单身汉。”

11点40分，焦三牛带记者去机关食堂吃工作餐，焦三牛告诉记者：“食堂提供午餐和晚餐，早餐就自己随便对付一下。”下楼的时候，遇到一位同事，“白衬衫穿上了，还怎么到村里和群众打成一片啊？”焦三牛和同事开着玩笑。机关食堂里厨师正在忙着做饭，焦三牛站在灶台旁边和大师傅聊得火热。“20分钟后开饭，我带你去看看乡里的建设情况吧。”和师傅聊了十来分钟，焦三牛带记者去综合楼大厅。在大厅陈列的展板前，焦三牛介绍乡里的情况，如数家珍：“这是乡镇机构建设情况——乡党委政府组织架构图，乡里正在搞‘四办四中心’建设；这里是蚂蟥村——河西村新农村建设规划示意图，这条是建设中的武威金大快速通道，未来的清水乡会更美好。”

12点，工作餐，吃饭的时候，焦三牛向乡党委书记李晓燕汇报工作，谈“清水乡区域经济产业规划图”和“清水乡学习计划”的制订进展情况。

13点至14点，午休。

14点，下楼准备去包村联系点菖蒲村，焦三牛换掉了西服，一身休闲装。焦三牛告诉记者，那身西装是大一寒假时花600元买的，因为在学校参加活动需要。在综合楼楼下，焦三牛指着墙边的一辆自行车说：“那辆是我的，骑了半年就坏了。”下午的第一站是“菖盛佳苑”施工项目部办公室，这是清水乡新农村建设的项目，焦三牛与项目负责人、村书记等沟通该项目综合服务楼资金缺口问题。

16点50分，到武威市百利种苗有限公司，百利公司在国内有23家分公司，是市里的招商引资项目。焦三牛是乡里的项目专干，经常会为公司提供服务，公司很满意。公司总经理李文鸿开玩笑说：“你要当副县长领导去了，帮我们公司联系的项目是不是不管了啊？”在场的人都笑了。

17点30分，焦三牛回到办公室，继续做乡里的产业规划图。

18点，下班的时间到了，记者离开焦三牛办公室。“今天晚上做什么？”记者问。“要加班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平时不加班的时候会学习。”焦三牛说。

（记者 宋喜群）

我见三牛正好是与这篇报道相隔50天的4月4日。这是清明节的假期，三牛这一天显然是由市委组织部安排在等待我的到来。采访现场只有我们两人，这是我的要求，三牛也乐意如此。

进屋子，见到的已经同报道上说的有些变化了：现在他一人住着，办公和宿舍兼用。“公选”结束后，市委决定让我们两个缺少工作经历的暂不到岗任职，再在乡镇基层实习一年半时间，我现在就被安排在清水乡当党委副书记，所以为了便于工作和生活，我就占了这间房子。”三牛解释自己的住处。

“好像小了一点。”我环顾了床和办公桌、书柜及一个布衣橱等，说。

“挺满足了，反正我是单身，够用了。”三牛大概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享用这样的地方，听得出他是真心满足。

“还没对象？听说大学里不谈对象的可是凤毛麟角，或者……我倒看不出你三牛有什么缺陷。”我故意从上到下瞅了他一遍，说。

三牛有些羞涩：“不是没谈过……有过一个，但后来一听我三牛这名字，知道是穷人家出身，加上后来我说毕业后准备到西部工作去，就再没有跟我谈的了。”

“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找对象更不例外。对此不感到沮丧和失望？”

“没有。相信不至于连个对象都找不到吧？”三牛的眼睛本来不小，这回很认真地盯着我，希望得到答案。

我笑了，托腮端详了一下他，说：“长相一般，不过——23岁已经当上副县级，肯定会有众多美丽而贤惠的女孩子追你。”

三牛顿时一脸孩子气地拍手欢呼：“哈哈，有何作家您这话，我就放心工作

了！”

“怎么样，老有人采访是不是挺烦的？”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三牛点点头：“是，来得挺多的，有些影响我的工作。”

问：“最近心情如何？”

想了一下，答：“这个阶段心里想得最多的还是想积极上进，好好做事情。”

“为什么？以前就没想过？”

“以前也想，但比现在想的要近，只想在乡上好好干下去……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被网上一炒，感觉简单的低调做事不一定对。当领导角色后，有些事情需要变一变，高调不一定是骄傲，我想稍微高调些是为了更高地要求自己，拿出当领导的能力和政绩来，至少让社会上了解我三牛不仅公选的考试成绩好，实际工作岗位上也要够格才行。”

值得欣慰的一点认识！“你自己感觉哪一块能力需要提高？”

“人际关系和协调能力方面，还要加强。”

正确引导外，身体力行再加苦干实干和廉政勤民尤为重要，要真正为百姓谋划致富方案，让百姓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中感受我们决策的正确，坚定对未来的信心，这样才能实现万众一心奔向现代化的目标。”

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是需要对现实深刻了解和思考之后才能答出的。听他的回答，我虽然脸上没有表情，但心里颇为满意。

“一些好的想法容易想到，但能不能把好想法落实和落地，学问就大了。干部素质特别重要。”他已经摆脱了我的一问一答，尽情地顺着自己的思路在畅谈，“像一个人一样，中枢神经、末梢神经和中间环节，必须同时起作用，不能忽上忽下，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一定要全身运动起来，这个人才会真正有力量、快步跑得起来！这其中，干部的执行力、落实力和为民服务、勤政廉政的自控力异常关键……”

三牛的话，让我强烈地意识到：这可不是在与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23岁的小

情……”

“你觉得什么时候才会有这种感情？”

“我感觉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因为‘三牛’已经属于武威的人了，武威人也常常因有‘三牛’而感到自豪，我个人觉得自己已经很难同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分割了。他们爱护我，我爱戴他们……”三牛的眼睛闪着真切的晶莹。

三牛让我彻底地放心了。是的，人间万象，惟情感最珍贵。有了它，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有了它，可以抵御任何侵袭；有了它，心灵的充实和幸福感将是具体和真切的，也是牢不可破的。

“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也喜欢中长跑，跑步是不要本钱的，只要毅力和体力，这个我不缺，所以我可以比别人跑得更长、更好。”三牛又在畅谈自己了，“2008年假期时，我到过腾格里沙漠，它的宽阔和纯粹，让我深深地迷恋……我躺在大沙漠里，看着蓝天，不自觉地与天地融为一体，那种灵魂被召唤、身体被融合的感觉太奇妙了！所以我很喜欢

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觉得对本

书主角我已经无须再问什么了，剩下的倒是想听听武威百姓和相关人士对他的看法及对他的所谓“火箭式”升迁的看法……

走出清水乡政府院子，见一群清明节放假的当地百姓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晒太阳。

“你们知道三牛是谁吗？”我问老乡。

“知道，他是我们乡里的干部，清华大毕业的。”

“电视里经常看到他……”

乡亲们七嘴八舌抢着说话。

“他升大官了，你们知不知道？”我又问。

“知道，说是‘副县级’。”

“那像这样的孩子，一下做了那么大的官你们觉得好不好啊？”我又问。

“有啥不好？只要他能干好就行。”

“你们觉得他能干得好吗？”我追问。

“人家是清华大学出来的，肯定干得

到这里工作，你们怎么看？”

“所以我们从心里敬佩这孩子，说实话也非常感谢他父母……”

“所以他当什么官我们都支持他！”这是一份朴实的谢意和感激之情。

“所以不管谁当官，只要真心实意为我们百姓，我们就支持他！相信他！”

“所以我们更相信三牛！支持三牛！”

武威的百姓心中有杆秤，这杆秤是公平的、公道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

宫平，女，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三牛的上司。我需要她的看法——

“你问我们觉得三牛当副主任行不行？当然行！可以说，在武威，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宫平快人快语，一口结论性语言，“首先，武威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找到过像三牛这样高学历的专业外语人才。我这个外事办，特别需要男同志，这样外出办事方便，又专业，可是几次录选都没有理想人物。着急啊！这几年，市里大抓招商引资，来了外宾，找不到懂外语的人，这不等于哑巴瞎子转圈嘛！太影响工作了！这次公选听说是清华大学专业英语毕业生来当我们外事办的副主任，我和同事们简直乐坏了，特别高兴！第一次与三牛见面是任前公示后，他来报到那天。这孩子精神面貌好，谦虚和，言谈举止得体，思想水平不低，虽说只有23岁，但给我们的印象他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所以我特别满意。现在他还在乡里实习挂职，没有到外事办正式上班，但他已经主动分担这边的一部分工作了，很勤奋努力的一个青年。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一定会干得比我们好。”

宫平如此喜形于色，直吐实情，让人无法探秘她的不满。我完全相信她讲的都是真话。

还有一个情况我必须核实，这非常重要的——当地的“公选”参加者是如何评价三牛被录用和直升“副县级”的。

很巧，组织部李明生部长安排了一次“公选”工作办公室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4名同志是组织部科级干部，是与三牛一样参加“公选”的应聘人员，可惜他们都被淘汰了。

很好，这样的本地人对“三牛问题”的看法应当最具杀伤力和说服力——

陈国锋，武威市委组织部实践考核科科长；我是“公选”参加者，体会是：一、公正。我们的部长没对我们自己有一点点儿私心，反而要求更严格。当我们报名后，要要求彻底回避，谁出现问题，扣除公职，所以谁也不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二、试题设计非常科学，分析问题和认识能力占很重要的比例。三、最后确定的人选非常优秀，我们自愧不如。我们比外地考试者差就差在观念和反应能力特别是宏观认识水平上。

王永东，武威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我服输也服气。人家三牛几道考试关道道是第一名，我只得了一次。说来惭愧，今年我37岁了，工龄也有12年，又是西北师范大学毕业的，照理我应当比三牛他们考得好，但就是没考上。这里有细节：比如考试前的培训时，三牛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他可以主动就自己不太有把握的问题去请教老师，而我不懂也没有去向谁请教，考试结果出来后，我反省了自己，觉得不如三牛是理所当然。现在我对“公选”结果接受，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是：外地人参加我们武威“公选”也许就一次，这次考不上他们不会再来了，而我们本地的以后还有机会。

俞中山，武威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副科长：没说的，人家就是比我强。三牛和其他几位清华生，他们都考得比我好。这让我更加明白一件事：干工作、干事业是需要真才实学的。

刘俊涛，武威市委组织部远程办主任：三牛他们被“公选”成功录取，我真心祝贺他们。这次我与一个叫陈鹏的外地人一起考，他是国家审计署驻昆明的特派办干部、经济学博士，陈鹏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年收入超10万元，这次他被选拔到我们武威市机构编制委办公室副主任，年收入减到4万多元，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不知比他以前的单位要差多少，私下里我们聊天问到武威来图什么？陈鹏告诉我：这里虽然穷，但我愿意来作贡献，因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原来的单位里我不算一个突出的人才，可到了武威你们把我当做优秀人才来使用，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最近他把妻子也接来武威落户了。（李明生部长高兴地插话：这几天他们的孩子就要在这里出生了，我们招了1个，来了3个，赚大了！）我对陈鹏特佩服，对三牛他们都很佩服。

李明生部长最后总结道：有人一直就我们对三牛他们几位清华毕业生开“绿灯”揪住不放，认为三牛他们当初从清华来武威是冲着职位来的。我可以明确地说，区区小县官，对清华毕业生没什么吸引力，是清华大学一向灌输的教育理念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为国家和民族做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公选”结果证明，这些青年人不仅知识和个人素质让我们武威满意，而且我们武威人对他们在感情上的接受也越深了。

啊，武威“公选”，我要给你打个“优”字。

三牛，我自然要给你打个更大的“优”字。

（摘自报告文学《三牛风波》，何建明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焦三牛、蔡程程和康石观看武威清水乡产业布局图



焦三牛向蔡程程介绍西红柿新品种特性



焦三牛在清水乡菖蒲村日光温室了解蔬菜育苗情况



充满希望的清华学子们
2011/06/26

“与公选前相比自己感觉工作和心理上有什么区别？”

“以前觉得埋头苦干虚心好学就行，现在得抬着头苦干、用思想去工作。因为过去干十件事哪怕有两三件做好了也会受到表扬，现在不行，做十件事只要有一件没做好，就带来不好的后果。尤其我们是在西部，这里现在都在按照中央精神搞大开发、跨越式发展，目的是赶上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个过程中我认为非常需要有干事的激情，但更需要有科学发展的理念，这样更容易防止其他地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规律性问题不在我们西部重演。我们算是接受当今世界前沿知识的年轻一代，这方面的责任更大了。”

“你自己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感觉当了领导，责任一下大了、重了。不能辜负组织培养，想当政治家，但是又怕雄心壮志太多太高，结果丢了实干家，成了一名政客就麻烦了。”

“从政以后想当政治家也算是一种志向？我试探性地问。”

“我们西部不差政治家，缺的是懂行的实干家。”一针见血！

“看来你想当后者？”

“是。但也应当有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成熟的表现。

“以你之见，现在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基层遇到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你认为还缺少对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百姓的感情？”

“不是，是这份感情还不够深刻和强烈，我想要的是对它和他们就像对我自己的故乡和父母的那份感情，那是血脉和血缘般的感情，与我生命无法分割的那种感情。”

“我感觉是：像西部落后地区，上上下下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但百姓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和规划有些将信将疑，这样容易产生对抗和消极情绪，这个时候干部的作用特别大，除了观念上要

好！”

“怎么就认为清华大学出来的就一定干得好呢？”

“这不明摆着：全国一年有几个后生考得上清华？考上清华的都是国家的顶尖人才，这是其一；其二，人家是顶尖的人才，不恋大城市、好地方，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仅凭这一点，我们觉得他不一般！”

“你们信得过他吗？”

“信得过。人家上清华是硬碰硬，这回当副县级又是硬碰硬，我们服！”

“光服还不行，有人说他才23岁，怎么能当好副县级呀？”

“我看那么多33、43、53岁的县级、市级的领导在武威干了几十年也没有把我们搞富嘛！人家23岁的年轻人，又是清华大学来的，说不定比他们干得都好！我们没意见！”